



呂不韋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後唐曰一本云陽翟大賈

也往來賤買貴賣也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

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

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葉

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

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

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

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

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

子之門子楚笑曰。臣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

字。所瞻安
得不成事

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後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

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

遂獻其姬。姬自匿，縮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政。

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

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

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

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

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

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

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呂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怒，人知

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
皆決於嫪毐嫪毐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嫪毐
舍八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
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
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
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
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說死曰毒與嫪毐中左右
貴臣博飲酒醉爭言
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嫪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行走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悉具得
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
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
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
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
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

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
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
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
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
朝案皇覽曰不

不韋家在河南洛陽北即西大塚是也民傳
言呂毋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家名呂毋也秦王所加怒呂不

帝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

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

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

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

不韋由此結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

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

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

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歷齊境

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

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

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

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
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
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
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
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
自為報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
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
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
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賢

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
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
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
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
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
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
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

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

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涂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

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
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君頃之豫讓又
漆身為厲糝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
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
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
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
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
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

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
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
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
蓋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
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嘗
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亦之為智伯名既成矣
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

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遂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三殺俠累五十七年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齊相俠累

十口十力餘也 極水

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毳音真芮反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

弘治三年 刑傳二十一 五 監生羅德寫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詐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以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睡眈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

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韓與衛相去不甚遠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

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

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

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

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

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

一作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

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

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尺

哭極哀曰是軻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

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

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

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

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

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

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後

徐廣曰恐其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

姊從坐而死驚為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

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

以治三年

一於益上羅力寫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傑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

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七年爾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

卿而之。燕樂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枝曰持

短入長條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

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

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

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

試往。是官。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

駕而去。揄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

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

道。魯句踐怒而比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

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然其為人沈深

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

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

頃之會日燕太子丹質秦，二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三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替，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力脅韓魏趙，氏北有百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秦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白結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

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校，置之匈

奴是國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
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
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
以滿毛煇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
行怨秦之怨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
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
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
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
却行爲道蹠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蔽一作披田光坐定左右無
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
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
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
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
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
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
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

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
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
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
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
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
言太子拜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
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
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
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

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
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
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
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
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
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
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父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駕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問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父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延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味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

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相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

奉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

太子非成事
之人一在疑田
光一在疑荆
卿

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

徐廣曰提音張
鴻切一作仇

然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

偏袒搯腕

徐廣曰搯一作推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也首廣

曰徐

取之百金使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

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縷使立死也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

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

陽為副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

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

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

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

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

使得待其客
必有可觀

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
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
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
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
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
王發圖圖窮而七首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
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
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
荆軻逐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夫
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持尺寸之兵諸郎中
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非有詔名不得上
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
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
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

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樂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曰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緣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

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

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築與
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
刺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
之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
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
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鐵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
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曾句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
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

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
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
 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
 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
 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
 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
 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秋而游說者之時也
 虜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

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父
處卑微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
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
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昔者秦
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也昔者秦
穆公之霸終不東拜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舉周德未
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
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後諸侯蓋六
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域大王

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
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
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
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
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
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
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言諸侯人來事秦
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

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
於秦而穆公用之并越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
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沿疆惠王
用張儀之計拔三川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
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遂散六國之後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發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陽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為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丑且却客而不內跡士
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織離馬名建翠鳳之旗

樹靈龜之鼓鄭玄注月令云此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

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

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

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

珥阿縞之夜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也不進於前而隨

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具秦之

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徐廣曰韶一作韶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

者何也使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助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其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蒙卒用

其計謀官至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

廷

卷之三 李斯傳 上 李斯傳 上 李斯傳 上

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認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

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今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以台二年

五

監生程維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
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
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
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
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
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
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
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
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
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

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

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甚病

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

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

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徐廣曰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

事輜輳車如今變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幃開之則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
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
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
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與
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
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
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
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服身始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桀
纣

記索隱

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
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入行不小謹盛德不
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坐而忘大
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
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
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
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
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山崩賜長子書與喪會
咸陽而立為嗣書兼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有所賜

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
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
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
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
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
恬而君責之何深也其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
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營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
人而奮士即位必曰蒙恬爲丞相君侯然不懷通

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
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
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
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王之
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
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
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
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

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親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
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感從下制上
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
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
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
諫者國為丘墟遠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
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
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

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
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大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
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
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
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
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能罷
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劔以

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且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著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在馬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

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

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
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
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
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
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
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
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史記索隱曰財物入
斫音貯格反
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奪恐收族
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

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
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薊山之足唯上幸哀憐
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
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
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
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
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
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賈問李

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

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作標一作并茅茨不翦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葛衣案牘之

食藜藿之羹美飯土匭徐廣曰匭一作溜啜土銚音註監門之養

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學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

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股徐廣曰股無

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

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

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

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

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

願肆志廣欲長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兵屠擊守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

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

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

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主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

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臣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賤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

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益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

輕百盜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盜而
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
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特牧其上詩云特羊墳首毛傳曰特曰特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
限豈跛特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
主聖王之所以能以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
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
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
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
聖人之術則會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

力 四 國 新 邑 興 恒 米

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
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
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
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
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證
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
之塗擯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
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
諫說念爭之辯故能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當是時惟秦
之淺神人之憤
人皆以為劉項之
功愚以為畢竟
斯高為第一

敢違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
法法皆新明而天下亂者未之間也故曰王道
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
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重至
得矣君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
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
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

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心衆者為惡臣二世曰若
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
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
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今坐朝
廷議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
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
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廣曰揆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
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三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

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益
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
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
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
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
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曰丞相不來吾方燕私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
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

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

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

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

曰公一作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

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

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齎

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

秦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李斯不得見因上

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射御故曰角抵駟案齎抵即角抵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
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
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祿思常為簡公臣爵列無
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市惠施德下得百姓
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
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佞之志危
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
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
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
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

易心潔行脩善旨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
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
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
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
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
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
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
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
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

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
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
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
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
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升斛度量文章布之天
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
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眾之心萬
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
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

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
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
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
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
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
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

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
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
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
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
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
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
靈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
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
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

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

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

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女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

孫子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

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

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細降軹道

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大史公曰李斯以閭閻庶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待爵祿之事阿順苟合嚴威酷
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以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
佗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
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
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
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
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遼地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

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

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帶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

官者其母被刑保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

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樂敢阿法當高罪死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敢於事也徐廣曰敢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

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

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

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

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

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

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殺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

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經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君臣無比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君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

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大子之能則大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大
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
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
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大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
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
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
曰起楚平王殺五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

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
事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君之過
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
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
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父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親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止，過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以答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有言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曰：恬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如史言無
乃非天道乎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五

五

五



